

与“新”字有缘的母校(上)

香港汪琼南(58年届)

《百年新华峥嵘岁月》记载着的是亲爱母校的百年峥嵘史,承载着的是莘莘学子们对母校深沉的爱,由衷的感恩和无限的怀念之情……

上下两册逾千页的她,是五洲四海“新华心”的凝聚;历经五、六年的努力,从数据搜索,组稿,撰文,编辑,打字,数次审校,直至印刷,组织跨国跨区邮递等等细致而至繁杂的工作,多由校友们承担和完成。他们之中,有年届八、九十岁的老师,学长,而最年轻的,也是已届祖父母级的六、七十岁长者,耗时之长,参与者之众,居住地域跨度之大以及年龄段辈分之高,或许是一部并不多见的史料

工程作。我们为她的完成并面世深感欣慰,更有一份身为新华人的自豪!

翻开印华的教育史,晋身百岁大关的并不多见。在当年雅加达四所较大的学校中,我们是八华之后的第二间。诚然,八华校史的整理是较为完整的,我们则除了1947年出版的《四十周年纪念刊》外,也只有2002年为庆祝九十八周年校庆出版的一本纪念册。因此如何抓紧时间,将为雅华,甚至印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的母校历史予以系统整理,已经刻不容缓地落到我们这一代身上的一项历史使命了。光荣,然而艰巨!

母校的历史,不仅跨越了世纪长河,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火,1966年又被迫封校停办,华文断层了三、四十年。动荡的时局,许多珍贵的史料,实物,照片等等,或丢失或遭毁,加上分散海内外的校友们亦届耄耋之年……这编撰的过程,确实是一条不平坦之途呀!

“我们要赞美我们新华……”这首从小就熟悉的母校校歌,她,总能让我们心情激动,甚至经常要强忍眼中的泪水……当她在耳边亲切回响之时,我们仿佛又不逊当年地年轻了起来!在广大校友的共鸣声中,文稿,资料,校徽,学生证,照片,毕业证书,成绩报告单,

奖状,加上校友证,甚至脚踏车停车证等等上世纪四十年至六十年代珍贵的“文物”相继“出土”了。我们仿佛看到这群饱含“新华情”的长者,或戴着老花镜在灯下挥笔,撰写回忆录,或克服了肢体的不便,翻箱倒柜“寻宝”……文稿,“文物”源源不断地由印、港、中各地,甚至跨越洲际,由欧、美、澳等地,送到了雅、港两地的编委手中……原拟出版一册的计划,先是随“截止日期”的一再延后而调整,可那股炽热“新华情”之强劲,竟铸就了图文并茂,厚实逾千页的上、下两册!真的是始料不及,更加令人感动!

创校首任总理为赵德顺,校长叶清儒,学生83人。处于草创阶段,办学之途并不平坦,由于民办,财力有限,师资更为缺乏,校舍及相应的教学设备亦不足,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到1928年学校几陷停顿,学生也仅剩40余人。值此风雨飘摇几近停办之际,喜逢“双陈”临校:新巴刹著名侨商陈焕其临危接下了董事长的重担并聘请了毕业于暨南大学的陈新盘出任第五任校长。他们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分期分批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教学设施及由幼稚园到小学高小的教学体制,与此同时亦逐步赢得了华社各界的信任和好评,学校步入了中兴发展的阶段。

跨越百年历史长河,我们步随千页史册,先驻足于母校的诞生……1904年创办的母校,不仅因座落于新巴刹而得名“新华”,十分有意思地,她竟与“新”字结上了缘!

原名“新巴刹中华会馆学堂”,这所学习中文的母校,以赵德顺等为首的创办人,不是华文根底深厚的师资专才,反而多为繁衍了数代并接受荷兰教育,不谙中文的侨生!他们不忘并立志传承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精神,不仅十分难得和宝贵,而且这在华教历史上,亦属不多见的“新”创举。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校长赴新加坡,第六任校长杨新容履新。学校一派生机勃勃。不料,正值长足发展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南侵,学校工作再次面临极大的挑战。为避日寇追捕,杨校长暂隐居乡间,校务由第七任校长谢中道接手。尽管战乱的阴霾笼罩,然而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新华在铁蹄下坚强地生存了下来。

1945年8月17日,举国欢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寇无条件投降,统治了三百多年的荷兰殖民主义者亦退



《百年新华 峥嵘岁月》上册与下册